

三彩风·文苑

年是一道“令”

□白万伟

年,款款而来,准时赴约。从传说中的猛兽到传统佳节,年,一路升华,成为一种文化,一种情感符号,一个华夏儿女永难割舍的心结,一道动员神州大地为之欢腾的“令”。

年是一道“回家令”。天南地北、天涯海角,不管飞得再高,走得再远,总有一个与心灵最贴近的地方,因年的轻唤而变得异常鲜活、温暖,那便是故乡,便是老家。

无论因何离家远游,是否梦圆他乡,年喊你回家,你一定会回家;因为故乡有你的成长记忆,家是你的父母亲人。不管有钱没钱、有权没权,在外何等潦倒或光鲜,在家里,你永远乖巧的孩子,回家过年就好。即使回家的路途再遥远,回家的车票再难搞,都要听从年的号令——回家,义无反顾,日夜兼程。

年是一道“动员令”。闲冬因年的临近而被搅得忙碌,家中大厨拿出看家本领,准备舌尖上的饕餮。卤肉咕嘟着一年的五味,年糕预示着来年的好运,豆腐压制出日

子的醇香;雪白的馒头、香糯的油糕、灵动的水饺,鸡鸭鱼肉、美酒香茗,汇成一顿丰盛的年夜饭,年的味道在大街小巷、家家户户弥漫着。

忙年,全家总动员。赶集逛市,买新衣、买鞭炮、买糖果,买的是过年的喜悦与幸福。打扫房间,扫去积压一年的灰尘、琐屑,把窗户橱柜擦拭得明亮干净,把大小房间布置得喜庆温馨。贴对联、贴年画、挂灯笼、放鞭炮、走亲戚,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

年是一道“收官令”。倒计时加紧行程,赶在年前完成计划。工程要收尾,学习要结业,事业要圆满,情感要整理,该做的事要做完,该结的账要结清,该解的结要解开,该了的愿要了却。回顾旧年,收获、教训、差距,皆在年的节点用心审视、总结,轻松翻过这一页,抛却遗憾,带着憧憬,重新启程。

年是一道“欢聚令”。分别得太久太久,想说的太多太多,年让分离的人们欢聚一起,解相思之苦,叙离别之情。儿女归家,围在父母身边,一顿团圆饭、几句家常话,让小家其乐融融、暖意盎然。旧友平时因为忙碌少有联系,这时好友举杯相邀,一杯酒约定一感情,携手走过人生旅途。

年是一道“坚守令”。为了别人的欢聚,总有人要忍受分离,坚守岗位,付出辛劳。过年时,大家别忘了对各行各业的奉献者道一声感谢和祝福!

年是一道“启程令”。年一过就是春天,在年的港湾里休憩一时的人们,安抚了心灵,养足了精神,描绘了蓝图,又将带着新年的希望与梦想,背起行囊,奔走四方……

土炕上的年味

□张金刚

红纸,经母亲的剪剪刻刻,漂亮的窗花就已成形。生肖、花鸟,惟妙惟肖。各色皱纹纸,经母亲的折折叠叠,一束束纸花魔术般地呈现眼前,摆在几案上,妆点节日;一朵朵灯花装于袋内,以待吉日点燃祈福。剪下的纸屑五颜六色,散落在炕上,如花毯般艳丽。

孩子们放假了,打工者回家了,一家人终于团聚过年了。长长的土炕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,一床床被子从炕头摆到炕尾。一家老小挤在一起,温馨而热闹。年夜饭端上炕,满满一桌,盘腿围坐;吃着饺子,喝着小酒,有说有笑,其乐融融。饭罢,邻居来串门,赶紧上炕;看电视的、嗑瓜子的、打扑克的、聊天的,怕要掀翻那盘炕。我却躲在角落里,把哥哥打工攒下的硬币撒在炕上,一枚枚数好,装入存钱罐,想着来年换文具、雪糕。

邻居们散去,我们关灯谈论一年的事儿,慢慢地就睡着了。醒来,便是新年的第一天。

每逢过年,我便特别想家,想那盘热炕,想坐在上面与家人一起忙年、熬年、说说闲话,再和家人挤在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。那种由炕人心的温暖,能卸下一年的劳累,激起来年的力量。

土炕上的年,有生活的温暖,充满了家的温馨。

吃饺子的
年俗

□经言

黑龙江有一首老歌谣这么唱:“小孩小孩你别哭,过了腊八就杀猪,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杀完年猪,家家户户都要开始行动起来,准备过年用的东西,这就是老话说的“忙年”。所谓忙年,就是置办年货,又俗称“办置年嚼裹儿”(东北方言,“年嚼裹儿”指过年时的好吃的)。

这时,老乡们要去赶集,买些香蜡纸、鞭炮、红纸、年画、糖、烟、茶等物。东西买好了,还要淘黄米、磨黄面、发面、蒸馒头、做豆包、做冻豆腐等,这期间家庭主妇是最累的,不分白天黑夜地忙,还要抓紧时间为家人添置新衣服、做新鞋等。

民俗学家齐守成说,历史上,黑龙江人过年的“年嚼裹儿”里,吃饺子是很有讲究的。首先,过年不吃酸菜馅儿的饺子,以免来年的日子会过得穷酸。年三十儿晚上要吃白菜馅儿和萝卜馅儿的饺子,意思是吃了这样的饺子,人会长得白净,说话也和气。包饺子时一定要多捏几个褶子,不能把边捏成光边的,其意是不能让日子过“秃”了。很多人还在饺子中放一根白线,寓意谁吃着白线就谁能长寿,在饺子里包进一枚铜钱,谁吃到了它,谁就会在新的一年里不缺钱花。码放饺子时一定要顺着摆,切忌摆成圈,意思是不能让新日子走进死胡同。煮饺子也有说道,灶里要烧杏树条,意思是以后的生活越来越“兴旺”。

在煮饺子的过程中,一家之主会问:“小日子起来了没?”煮饺子的主妇就要回答:“起来了!起来了!”这时饺子从锅底浮起来比作日子好起来了。接着,一家之主还要问:“饺子挣没挣?”主妇便会笑着答:“挣了,挣得可多了。”这个时候,饺子煮过火煮破了,也不能说破了,必须说是挣了,意思是期盼来年挣大钱、发大财。全家人吃完饺子,一些家长还会让小孩在屋内高处跳上几跳,祝愿自家的小日子蹦得高。

如今生活好了,人们啥时想吃饺子就啥时吃,但黑龙江人过年时仍少不了吃饺子。此时的饺子已不仅仅是一种美食,更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祝福。



每逢过年,老家那盘土炕总会搅动我的乡愁。

土炕横在屋内,连着灶,靠着窗。年节时,炉灶旺火蒸煮出喷香的美食,土炕也被烧得异常温暖。与屋外刺骨的寒风相比,有土炕的房间俨然成了天堂。

过年的馒头蒸了一锅又一锅,发面盆放在最热的炕头上,一宿便发得满满,粘了盖子。母亲齐着炕沿,铺好案板,挽起袖管,用力和面,将面团置于案板上,揉搓成条,揪下剂子,细细地揉成馒头。一屉蒸好,又是一屉。过年嘛,母亲总会不辞辛劳做些花卷、糖包、花馍,哄孩子开心。

在我的心目中,这土炕就是母亲施展厨艺的舞台,蒸出雪白的馒头,点上红点,香甜又漂亮,寓意来年锦上添花。

父亲赶集回来,买回一卷年画。我一把抢过,迫不及待地跑到屋里,将年画一张张铺展在炕上,津津有味地独自欣赏。看到高兴处,我会大声读出,快乐感染了全家人。

除了年画,还有红红的鞭炮。我总是将鞭炮铺在炕上,仔细数着、把玩,然后拆下单个燃放。为了防潮,我有时竟把鞭炮放在被褥下,放在暖炕上焐着。睡在鞭炮上,当时感觉幸福,如今想来后怕。

吃过晚饭,母亲便取出剪刀、纸张,拉上全家,盘腿坐在热炕头上,开始剪窗花。一叠叠